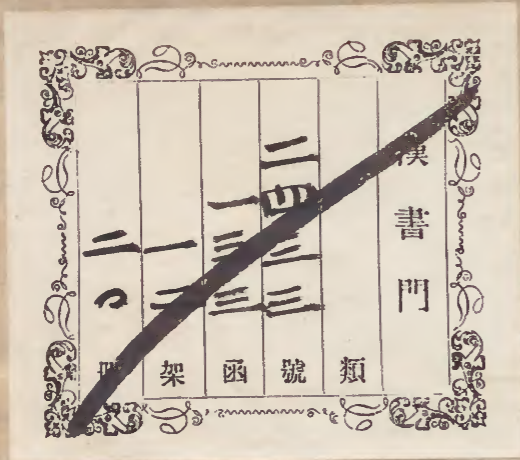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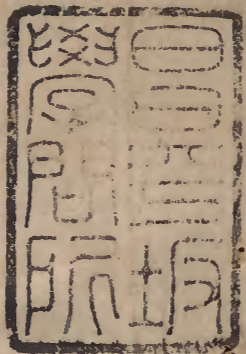


續文獻通考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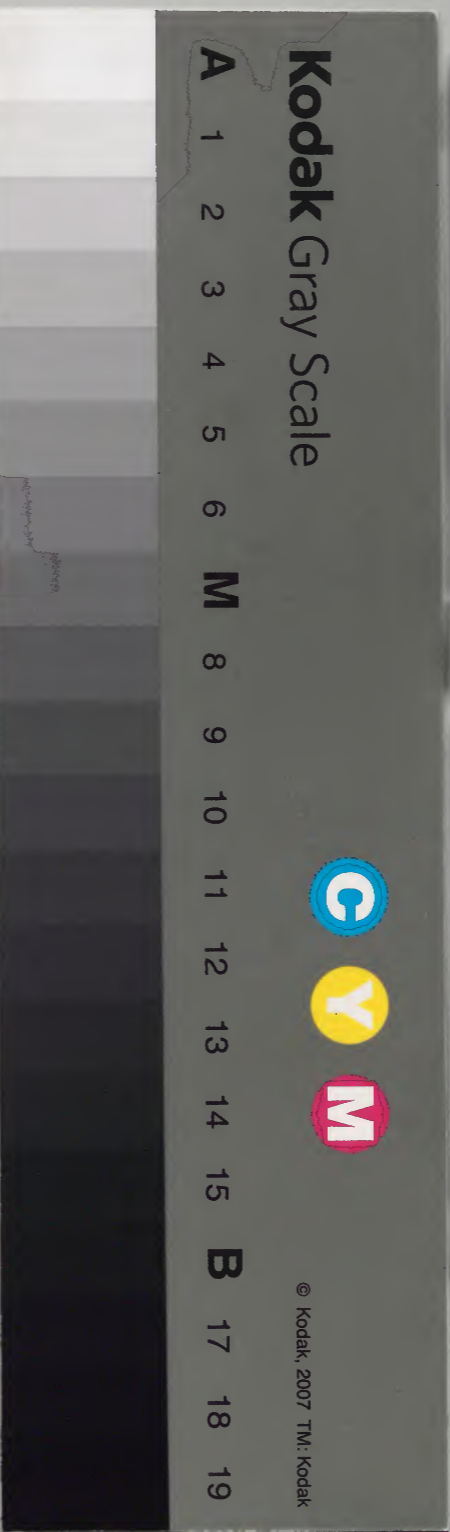
樂 兵

十五 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3
冊數	20 (16)
函號	294 17

政書八号 共二十七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十五

古燕羅森約齋定

雲間王圻元翰著

秦郵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李蘅杜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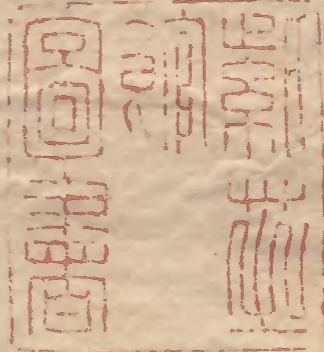
龔玉次榮閱

史繼詩志存較

樂考

樂制

朱寧宗嘉定十五年元日御大慶殿受山東所獻玉寶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官理宗享國最久禮樂之事未嘗有所更改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置樂曲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咸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十五

史以甲子仁鈔

庫

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大常儀鳳教坊不可得矣。
太樂

漢因秦楚之聲置樂府。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
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用之。朝廷
別于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道劉昫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
其聲器工官與法駕同歸于遠。

太樂器

遼國大樂。晉代所傳。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蓋亦以景雲遺工充坐
部。其坐立部樂自唐已亡。可考者惟景雲四部樂舞而已。

太樂調

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曰婆陁力平聲。二曰雞識
長聲。三曰沙識質直聲。四曰沙候加濫聲。五曰沙臘皆應聲。六曰般

瞻五聲。七曰俟利筵斛先聲。自隋以來樂府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
爲大樂。

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
益濁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
茲部云。

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近十二雅律于律呂各缺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金初克宋。有金石之樂。然未盡其美也。及大明定昌之際。日修月輯。燦
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卽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官。縣二舞是也。隸教坊
者。則有鏡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
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

金之雅樂。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冊寶。御樓肆赦。受外國使賀。則用。初太

宗取汴得宋之鐘磬樂箎以歸熙宗皇統元年加尊號有可以鐘磬刻
晟字者皆犯太宗諱以黃紙封之世宗大定十四年太常議歷代之樂
各自爲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于是
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郊社樂

大定十一年太常議郊祀援周禮謂祀天以圓鐘爲宮者爲其上應房
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六變而天神可禮者凡樂起于陽至少陰而止
圓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神格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
本朝定樂曲以寧今止有太廟祫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
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圓丘降神固可就川皇帝入中壇奠玉幣迎俎酌
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壇奏昌
寧降神送神奏乾寧昊天上帝奏洪寧皇地祇奏坤寧配位奏永寧飲

福奏福寧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並與入中壇同

宗廟樂

皇帝入門宮縣以無射宮升殿登歌以夾鍾皆奏昌寧九成天德二年
晨灌畢還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開元開寶禮空版
位卽奏黃鍾宮三大呂角二太簇徵二應鍾羽二曲辭皆同進俎奏豐
寧酌獻官縣奏無射大元之曲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獻
帝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肅宗曰大明穆宗曰
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
昭德皇后廟曰儀坤世宗曰大鈞顯宗曰大寧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
慶皇帝還版位及亞終獻皆奏無射宮肅寧飲福登歌奏夾鍾宮福寧
之曲徹豆奏豐寧皆用無射宮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時享有司攝事初
獻裸洗奏無射宮肅寧升階登歌奏夾鍾宮嘉寧餘並與親享同其別

廟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並載儀注正大元年七月補修大樂時金已衰亂矣。

元肇興朔漠其爲樂則自太祖徵用舊樂于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于燕京及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領樂工又用登歌樂享祖宗于中書省既又命王鏞作大成樂詔括民間所藏金時樂器至元三年初用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廟烈祖至憲宗八室皆有樂章三十年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復撰宣聖廟樂章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撥樂工而樂制大備大抵其于祭祀率雅樂朝會燕享則用燕樂蓋雅俗兼用者也元之爲樂揆之于古固有可議然其樂聲雄偉而洪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

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

太宗十年衍聖公孔元措來朝言于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于是十一年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始命製登歌樂肄習于曲阜宣聖廟十六年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張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

憲宗二年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冠冕法服鐘磬筍箎儀物肄習世祖中統五年作大成樂。

時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于是乎在今採輿論名曰大成按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詩曰展也大成中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三年初用官縣登歌樂文武二舞于太廟其迎送神曲曰來成列祖曰開成太祖曰武成太宗曰文成皇伯考木赤曰彌成皇伯考察合帶曰協成睿宗曰明

成定宗曰熙成憲宗曰威成初獻升降曰肅成司徒奉俎曰嘉成文舞退武舞進曰和成亞終獻酌獻曰順成徹豆曰豐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十一年製內庭曲舞中書以上皇帝冊寶下太常大樂署編造無射宮大寧等曲及上壽曲譜十六年帝御香閣命大樂署令肄文武樂三十年初立社稷命大樂許德良運製曲譜翰林國史院撰樂章其降送神曰鎮寧初獻盥洗升壇降壇望瘞位皆曰肅寧正配位奠玉幣曰億寧司徒奉俎徹豆曰豐寧正酌位祭獻曰保寧亞終獻曰威寧

成宗大德九年新建郊壇其迎送神曰天成初獻奠玉幣曰欽成酌獻曰明成登降曰隆成亞終酌獻曰和成奉饌徹豆曰寧成望燎如登降

惟用黃鍾宮文舞曰崇德武舞曰定功十年命江浙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德仲審較應律運至京師秋八月用于廟祀先聖先令翰林新撰樂章命樂工習之降送神曰凝安初獻盥洗升殿降殿望瘞皆同安之曲奠幣曰明安奉俎曰豐安酌獻曰成安亞終獻曰文安徹豆曰娛安蓋舊曲也新樂章不果用

王氏曰按太常集禮言元之樂章據孔思逮本錄出皆用成字凡用寧字者金曲也元初禮樂之事悉用前代舊工循習故常遂有用其舊者亦有不用其詞而冒其舊號者如郊禮先農等樂是也仁宗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聖廟置雅樂選擇習古樂師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

英宗至治二年冬十月用登歌樂于太廟

王氏曰按金華文統云向予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

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官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令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隸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諳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于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扣銅鍾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鍾之輕重，而徒論其鍾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請以聖王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卽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蔡京最

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簾，雕琢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立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感沒是不久矣。至今沿襲未聞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及隋平江左，魏主祖清濁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般涉卽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

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惓惓于黍尺指畫之同異夫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煩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會製大樂立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嗚呼四方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剝殺嗶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他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于薄倡優之伎不行禁止則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係甚大然古者律曆二事更

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旣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

元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宗所製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樂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拷撾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珠璣盛飾美女十六人爲佛菩薩和而舞

明太祖開國之初制定雅樂爰命儒臣撰製樂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先農以享宗廟至於朝會燕饗群祀則皆用大樂所以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制作也

盧寧序樂典曰樂有六間六同帝王曆數之序也凡會天位以興樂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五
是唯合辰而已。謂吳元年丁未歲在星紀，明年洪武歲在立枵，惟我皇氏出自陳后顓頊之後，此黃鍾大呂之合也。壬午靖難在析木燕火，則太簇起咸池以承雲門宮唱商和，是爲父子作述萬年曆數之象也。聖夫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振興節韶，使九德之歌九功之舞熙熙乎助流政教，頤然端冕於明堂以臨觀焉。而萬民咸於此乎，滌邪酌滿，保太和於無疆。天子是典，必有遇焉。豈唯以文辭鳴固將假韶以鳴，僉曰夔其人也。又何事於下博士以考王禹詔太史而試嚴宣耶。

律呂制度

遼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徑三分爲本。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今所用樂律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惟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四簾。上口嘗觀宋人論樂以爲律主于人聲不當泥于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于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更鑄十有二，又二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用之。

草木子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美法之起殆因律管有長短，此美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美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美家命之耳。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數以正其度，此所以雅樂之不可復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度量

遼道宗太康八年二月詔行秬黍所定升斗。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論同制度疏畧曰：臣考虞夏商周之

法不可得而詳矣。惟劉歆之義載在班書，最爲詳悉。臣試條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著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所謂備數者，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古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也。所謂和聲者，律呂以成之，支干以該之。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也。所謂審度者，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自分而上十爲差率，故別于分，寸于寸，莛于尺，張于丈，信于引也。所謂嘉量者，本起于黃鍾之籥，以子穀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粒，內實其龠，自龠而上十爲差率，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所謂權衡者，亦起於黃鍾之龠，每龠二十銖，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也。臣又按劉歆之法，三十餘斤

爲一斗，今則不可從也。然其理有可從者，方今數已宣于天下，曆已職于太史，樂已總于太常，聲已協于協律，其所以稍有未定，雖定而未齊一者，度量衡而已矣。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至元十三年五月，定度量。二十年五月，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

明黃佐論鍾律曰：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五季王朴聲與器而俱失，其係豈小小哉！太史公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於錢於黼，其可乎？甚至於時君之指節，則繆又甚矣。建陽蔡元定者，作神解，不減於阮咸，妙筭不減於祖冲，積有年所，而鍾律書成。子朱子以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於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後之講鍾律者，幸生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五
建陽之後推廣其所述以爲時君世王制樂之資不必強生穿鑿歸之
談河畫餅而已也今欲求黃鍾律管從長周徑羃積的實定數者須多
截管候氣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
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
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
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
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
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于十之數乃以
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
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
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

密率推筭

筭之有法尚矣惟宋祖冲之密率乘除乃古今筭家之最蔡氏律本
既正又必以祖氏之筭推之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
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
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
萬忽內忽一弱通得面羃如此則黃鍾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
矣

中黍闢律

黃鍾何自而生乎生于天聲而合乎造化之氣故黃鍾發造化之秘
爲聲氣之元是爲律本嶰谷之管天生自然之器也羊頭之黍天生
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容受多寡而分寸
短長見焉要之古人以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以

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
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闢律非以律
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必先求於聲氣之元次證
之以累黍則得之矣

火德去羽

生於天三成於地八者木之所以為行也角聲出焉生於地四成於
天九者金之所以為行也商聲出焉金則剋木木則剋於金未有並
用而不相害者也周以木德王天下故荀卿以審詩商為太師之職
則聲詩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避所剋故也鄭康成謂祭尚柔而
商堅剛故不用焉若然周之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曷為不用商也
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
唐以土王即殊周室五商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

之用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宋祿享之樂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
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制推之則宋以火德王天下論避其所剋當
去羽音而太常用樂不審詩羽而審詩商蓋失古人之旨遠矣今國
朝以火德王天下與宋同避其所剋則亦當去羽

全賜序樂典云楚辭咸池承雲九韶為有虞之樂信然矣蕭韶十六
管合鍾磬之縣同用四清聲為清角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為清徵而
韋昭誤解以為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即有
之非待周而後益也朱子鍾律註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
氏新書註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鍾以下生者倍始於
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鍾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鍾以上生者
四始於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
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

為善歌。今證諸黃帝五鍾官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于角徵流於商以反為文則歸其官焉。是知仁禮義統於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非妙於審聲以知音者乎。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官羽之中聲為清。角商羽之中聲為流。徵移官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非妙於審音以知樂者乎。

黃佐樂典云。黃鍾之宮定。而律度量衡從而出。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其作樂和聲也。陰變而化陽。則羽變於角。陽變而化陰。則徵流於商。白無而有。既顯而為物矣。宮倡商和。以大合樂。起羽生角。角生徵。徵

則宮商各以其羽反于其角。而終於黃鍾之宮。自有而無。復隱而為

變焉。在有在無。兩不可測。非聖心所存。其孰能與於此。凡神人以數

合之。以聲昭之。而和生焉。咸池承雲九韶。以符乾元。自黃帝以迄夏

殷。未之有改也。武王伐殷。始增三清聲。而為七律。各其樂曰羽。夷則

曰厲。黃鍾曰宣。太簇曰羸亂。無射而武象六成。則坤元之用也。其後

藩屏之僭。臣妾之變。厲流于彘。宣不克終。而豐鎬卒亂於秦。感召乃

爾神哉。夫天地之氣。其本諸身乎。五聲五官也。六律六府也。誠合神

應而樂興矣。此古之聖人所以聲為律。身為度。與若乃緹室候氣。以

木為案。加律其上。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為氣和。大動

為君弱。臣疆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

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夫子月氣深而黃鍾最長。故先得氣似矣。然

陽氣之升。月不能寸。而亥子二律相去三寸有奇。而音調且又不接。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何哉且陽升而不降則四序不均奚由成歲不如隨二十四時之變
測之可也說者欲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或纖
微差等埃其氣應者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也豈其拘拘在一隅
邪夫世治而後氣正然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正氣少而厲氣多矧所
截之竹本無定準所埋之地或方隅未正蟲鼠弗除則氣奚從應邪
或又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陰陽之會也率天下之爲樂者而路
焉則律何時而成邪故樂者天地之氣也取諸身而已矣說文曰寸
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脈謂之寸口校以中指屈視中節內文之兩
端雖有肥瘠無不同者此自然之度也世之制度者或以絜黍或以
絲忽然黍有大小絲有粗細尙企其准而何獨致疑於人身哉惟以
手布尺以脈定寸雖不中不遠矣且先王以律生尺周尺則八寸而
縮車工用之銅龠尺則十寸而贏景表用之此皆候氣而已應絜黍

而已合者也徵諸手脈正其贏縮而黃鍾之宮定矣按律以孔竹吹
律以調絲或律法九分爲寸或正度十分爲寸鍾聲尚羽則計自倍
半者也使三人鑄之銅齊火候無一少異旣成而音不盡同則亦取
其殷殷隆隆者耳磬聲尚辨角亦宜然損之益之務在和均而已
制樂飭器必以四靈焉如鍾磬之眞象鳥獸琴瑟之形象交龍笙簫
之形象鳳翼祝敵之形象龜虎皆所以奏也干戚以象玄武羽籥以
象鳳鳴旌以象蛟龍旄以象毛麟皆所以舞也筍業橫貫刻以龍蛇
鍾虞植趾刻以猛獸磬虞植趾刻以飛鳥業之上齒刻以重牙以掛
垂絃謂之縱畫繪爲髮戴以璧垂旄牛尾植于筍兩端羽鳥之下謂
之樹羽夫虞異者其器異也筍同者其絃同也筍虞所以懸鍾磬而
崇牙樹羽所以飭筍虞也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辨其聲此貴賤之異也然歌奏還官周流貫通相生相長其變無

窮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無弗同者奏者奏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苟形真則聲真合氣於神若地承天矣蓋其可得而分者形也其不可得而分者神也故曰樂主聲統同而從天禮主器辨異而從地

夫縣其猶天邪冬夏之交南北之極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也舞設四表其天意兼邪通曰天子宮縣猶天圓也北方南面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磬次之大呂次之磬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西鼓東方西面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磬次之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鑊姑洗次之磬次之一建鼓在其南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南方北面中呂起東磬次之絃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磬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南鼓西方東面夷則起南磬次之鑊次之頌鍾次之頌磬東面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

磬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東鼓朔鼗在其北東鼓大射則撤北

面惟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不擊而建鼓在東者移于阼階西與應

鼗皆南鼓蕩在建鼓之間蕩笙簫管鼗倚于頌磬西絃而雷鼓鼓神

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各有鼗焉黃鍾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之交也然鐘磬之編者皆主黃鍾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君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當鑊之南故大射

則移其鼓鼗以避之祭祀則北面對越故曰絃賓所以安靖神人獻

酬交錯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而四金東西應鼓為節主之延賓則

在東南焉故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潔百物禮神

納賓是以東方笙磬謂之笙笙者由笙磬而南鐘鑊應鼗者也西為

陰中萬物以成始擊朔鼗而東應之為西階賓所由來而發詠合舞

之鼗在焉故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磬謂之頌頌者言成功也由頌磬而南鐘鑄應歌者也六呂為同特與律間耳故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器利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大合樂則舞設四表焉第一表南第四表北第三表東第二表西舞應樂聲而動猶日月之與經星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曰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曰道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至於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回復四表似之故曰舞天意兼也

樂器

金之屬

方響 以鐵為之十六枚縣于磬簾小角槌二

雲璈 以銅為小籬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長柄左手持右以槌擊之水盞 以銅為之凡十有二擊以鐵箸

按端臨謂始于李琬入土之屬似非金所為也

石之屬

特磬 至元二十一年大樂署言樂器宜付本署收掌中書命入作司與之特磬二十有

按特磬亦雅樂朱子云先擊鑄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是也馬端臨雅部中不載豈偶失之與

革之屬

鞀應

按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應鼓為東序之樂元制樹鼓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曰建鼓柱鞀應二鼓即懸于建旁失其

制矣。

晉鼓

按是鼓古所以鼓金奏建于軍元用之郊祀失其制矣。

金鞮小鼓 其制不詳用以奏萬年歡之曲。

花鞮稍子鼓 其制未詳用婦女執此鼓舞唱吉利牙之曲。

日月金鞮稍子鼓 其制亦未詳用婦女搖此鼓舞唱吉利牙之曲。

日月鼓 其制亦未詳用男子作五方菩薩梵像搖此鼓。

魚鼓 其制未詳用婦女八人服雜綵衣榭葉魚鼓簡子與男子八

人又男子五人執龍頭繁杖齊舞唱山荆子帶襖神急之曲。

接近制截竹爲筩長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皮用猪管上之最薄者用兩指擊

之簡子則以竹爲之長二尺許闊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畧反外

歌時用二片合擊之以和此卽其制也。

絲之屬

崔遵度作琴箋其畧曰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暮之日十

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昉以樂

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于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

張弓附察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乎是知所謂徽象

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

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

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

矣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

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于四

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氣節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旣畫矣故畫琴焉

始以絃泛桐當其節則鏗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爲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于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六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爲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
琵琶 制以木曲首長頸四軫頸有品闊面四絃面飾雜花

火不思 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爲面四絃皮絃同一孤柱

胡笳 制如火不思卷頸龍首二絃用弓揆之弓之絃以馬尾
箏 如瑟兩頭微垂有柱十三絃

箏 如箏而七絃有柱用竹軋之

箜篌 其制以木闊腹腹下施橫木而加軫二十四柱頭及首並加鳳喙

按宴樂之器火不思古部無此爲元所製無疑然其制得詳其聲不可考也

一絃琴 元列于登歌官縣之樂然非雅也

三絃琴 宋時有兩儀琴二絃元爲三絃列于登歌官縣之內

匏之屬

興隆笙 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

殿廷笙 延祐間增置不用孔雀。

竹之屬

羌笛 制如笛而長三孔。

頭管 以竹爲管卷蘆葉爲首竅七。

感栗 樂音王隊用之。

羌管 安和部有羌管二未詳其制。

簡子 制見魚鼓篇。

木之屬

拍板 以木爲板以繩聯之。

明洪武六年命學士樂韶鳳定祀孔子樂章舞六佾。

凡大祭園丘方澤俱樂九奏舞八佾。

凡祭天地神祇壇俱樂八奏舞八佾。

凡祭太歲樂八奏舞八佾。

凡祭先農樂八奏舞八佾。

凡祭先蚕樂六奏去舞。

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祀孔子舞八佾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

典從之洪謨因奏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

千羽舞于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時尚書

鄒幹以爲宜有旨詔太常寺考正云。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少卿張黼奏請議設特鍾特磬以爲樂節一曰上

召禮部尚書夏言論及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眇縱巨亦難及遠夏

言對曰聖見深達物理臣等愚所未及若併以銅爲之又恐各廟正懸

鐘磬混同疑似且特鐘特磬之設不過取爲樂節耳似莫若揭燈于竿

以爲樂之作止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鍾磬尤爲靜治從之
南雍志音樂考謂凡十二律呂皆有字譜今太常樂所存者黃鍾之
合太簇之四仲呂之上林鍾之尺南呂之工黃鍾清之六而已自餘
皆設而不用如隋所謂啞鍾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鍾之二均
豈國初太常卿陳暘協律郎冷謙所定歟不可得而知也然歲久失
傳登獻之際惟有歌舞而已

樂懸

遼太宗自汴將還得晉太常樂諸官縣樂架委所司赴中京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太常儀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官縣用二十架周
漢魏晉宋齊六國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
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侈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
之樂三十六架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架宜用官縣二十架登歌

編鐘編磬各一簾

元郊社宗廟則用官縣社稷則用登歌凡宗廟之樂九成舞九變圓丘
之樂六成舞六變社稷之樂八成

樂歌

遼雅樂歌詞文缺不具

金郊祀樂歌

皇帝入中壇宮縣黃鍾宮昌寧降神宮縣乾寧仁豐道洽之舞盥洗宮
縣黃鍾宮昌寧升壇登歌大呂宮昌寧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呂宮
洪寧皇地祇神寧配位太祖皇帝永寧司徒迎俎官縣黃鍾宮豐寧吳
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呂宮嘉寧皇地祇泰寧配位太祖皇帝燕寧文舞
退武舞進宮縣黃鍾宮咸寧之曲亞終獻官縣黃鍾宮咸寧之曲功成
治定之舞飲福登歌大呂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大呂宮豐寧之曲送神

宮縣圖鍾宮乾寧之曲。方丘樂歌迎神鎮寧林鍾宮再奏太簇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呂羽再奏初獻盥洗太簇宮肅寧初獻升壇應鍾宮肅寧初獻奠玉幣太簇宮億寧司徒捧俎太簇宮豐寧正位酌獻太簇宮溥寧配位酌獻太簇宮保寧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寧徹豆應鍾宮豐寧送神林鍾宮鎮寧詣望燎位太簇宮肅寧宗廟樂歌祫禘親享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皇帝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盥洗降階俱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徵二奏應鍾羽二奏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獻大元德皇帝大熙安皇帝大安獻祖大昭昭祖大成景祖大昌世祖大武肅宗大明穆宗大章康宗大康太祖大定太宗大惠熙宗大同睿宗大和世宗大鈞顯宗大寧章宗大隆宣宗大慶皆宮縣無射宮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亞終獻無射宮肅寧之曲飲福福寧

徹豆豐寧皆登歌夾鍾宮送神宮縣黃鍾來寧郊祀前朝享太廟樂歌入門宮縣

無射昌寧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迎神宮縣來寧黃鍾三奏大呂角二

奏太簇徵二奏應鍾羽二奏盥洗升階宮縣無射宮昌寧司徒奉俎無

射宮豐寧始祖酌獻宮縣無射宮大元獻祖大昭昭祖大成景祖大昌

世祖大武肅宗大明穆宗大章康宗大康太祖大定太宗大惠睿宗大

和文舞退武舞進宮縣肅寧亞終獻宮縣無射宮肅寧皇帝飲福登歌

夾鍾福寧徹豆登歌夾鍾宮豐寧送神宮縣黃鍾宮來寧之曲祫禘有司攝事

樂章初獻盥洗宮縣無射宮肅寧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鍾宮嘉寧餘並同

親祀時享攝事登歌初獻盥洗無射宮肅寧初獻升殿夾鍾宮嘉寧之曲餘同

親祀惟不用宮縣

金殿庭樂歌大定七年上冊寶帝將升御座宮縣樂作太簇宮泰寧之曲降座同

冊寶入門奏天保報上奏冊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冊寶初行奏

和寧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上帝將升御座宮縣和寧舉酒萬壽無疆太子升階降階及與宴官升殿並奏和寧進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明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行群臣酒宮縣和寧武舞入設群臣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進
海會同之舞三成止進第三爵登歌嘉禾行群臣酒設群臣食群官降
階宮縣並奏和寧將降御座奏泰寧並用太簇宮

元合祀天地五方帝樂章降神奏乾寧六成初獻盥洗奏肅寧黃鍾初
獻盥洗升降奏肅寧大呂奠玉幣奏億寧迎俎奏豐寧黃鍾宮酌獻奏
嘉寧亞終獻同徹籩豆奏豐寧俱大呂宮送神奏圜鍾宮望燎奏黃鍾
宮大德中定親祀樂章皇帝入中壇及盥洗黃鍾宮升壇大呂宮降
神奏天成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二成初獻盥
洗奏隆成黃鍾宮初獻升降奏隆成大呂宮奠玉幣正配位同奏欽成司徒

捧俎奏寧成俱黃鍾宮昊天上帝位酌獻奏明成黃鍾宮皇地祇位酌
獻大呂宮太祖位酌獻黃鍾宮皇帝飲福大呂宮皇帝出入小次黃鍾
宮文舞退武舞進奏和成之曲黃鍾宮亞終獻同徹籩豆奏寧成大呂
宮送神奏天成圜鍾宮望燎奏隆成黃鍾宮皇帝出中壇黃鍾宮

明吳元年七月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雜樂令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起
居汪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
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
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
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而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
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梁寅等分為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五
永樂元年九月成祖詔學士王景等擬撰樂章竟未施行凡舞用習于郊壇武舞服左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弘治中用儒臣建議復之惟中和樂隸教坊率多俗部如解縉所論者

嘉靖九年六月廖道南奏爲稽古樂以裨盛典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寢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於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章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

隸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祗繪之於服皇輅旄皐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饗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饗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侏儒雜擾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藉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鬻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藉田設樂于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或以爲元聲難知也古樂難復也臣歷考載籍樂家之說尙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

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暘之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爲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爲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卽舜命夔意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古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上命禮部看詳禮部議云中允道南所議音樂無非欲復古正今以成一代盛典然音樂之妙自古難精儒者之議主於義理故考據該博而諧協則難工藝之術泥於傳習故聲音近似而義禮實悖今太常所傳音律不惟不合於古制

而於國初制作之意亦罕有存者但欲更改恐難遽行合候選有精通音律之人將前項所議條件令其逐一酌量議處至于朱子玉戚祗繪於服皇煖旒阜弗辨於佾委非古人樂舞之義臣等竊以此等儀文非若音律之難改者而祖宗以來遵行不變或有深意寓於其間非臣等所能測識其慶成藉田樂章樂舞雅俗混淆蓋有平定天下撫安四口車書會同表正萬邦天命大德而又有黃童白叟及蠻口隊舞二項承應藉田有村田樂及感天地隊舞俱係承應夫旣謂之承應則爲俗樂明矣但祭祀專用雅樂朝會兼用俗樂自唐宋以來皆然惟慶成有仰天恩感地德之曲今慶圜丘禮成而仍用感地德似爲無謂况各項樂章詞多俚俗率係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之朝廷傳之後世今欲因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宜功德之美而擬諸形容默寓箴規警戒不至於褻狎雜擾其於治體不爲無補奉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羽籥于

戚不宜繪於服當如禮制更定道南奉命撰上慶成樂章九奏凡四十
九章欽遵宸諭改感地德為感昊德兩宮燕樂暨西苑無逸殿幽風亭
燕講官樂章俱道南撰進上親裁定

歷朝事例

太祖洪武癸丑翰林院進回鑾樂歌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
前導遂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樂
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美誦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
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詞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
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儒臣上所撰神降祥祝酣
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詞皆存規諫其樂舞分
為八隊隊皆八人上命禮部付樂工肄習之四年禮部尚書陶凱進
宴享九奏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之曲其曲名本大初二奏皇風之曲其

曲名仰大明奏平定天下之舞三奏眷皇明之曲其曲名民初生奏撫
安四口之舞四奏天道傳之曲其曲名品物亨奏車書混同之舞五奏
振皇綱之曲其曲名御六龍奏百戲承應六奏金陵之曲其曲名泰階
平奏百戲承應七奏長楊之曲其曲名君德成奏百戲承應八奏芳醴
之曲其曲名聖道成奏隊舞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其曲名樂清寧奏
隊舞承應凱以樂章進太祖命協律郎歌之甚喜此大宴樂殿內侑食
樂章也

洪武初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九奏樂曲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
二奏舒長第一奏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醉花陰第二奏開太平之曲名
風雲會唐多令第三奏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蝶戀花第四奏削群雄之曲
名喜昇平秦樓月第五奏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朝鷓鴣天第六奏撫四夷之
曲名龍池宴人月圓第七奏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柳梢青第八奏大一統

之曲名鳳凰吟大常引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百字

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太簇本官黃鍾商俗名大石其曲為萬年春二月夾鍾本官夾鍾宮俗名中呂其曲為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官太簇商俗名大石其曲為賀聖明四月仲呂本官無射徵俗名黃鍾正徵曲為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官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曲為樂清朝六月林鍾本官夾鍾角俗名中呂角其曲為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官南呂閏俗名中管商角曲為永太平八月南呂宮俗名中管先呂其曲為鳳凰吟九月無射宮俗名黃鍾其曲為飛龍引十月應鍾本官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曲為龍池宴十一月黃鍾本官夷則商俗名先呂角曲為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官大呂宮俗名高宮曲為風雲會凡大祀慶成大宴用萬國朝隊舞纓鞭得勝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口進寶隊舞壽星隊舞冬至大宴用聖喜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

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採蓮隊舞

承樂間更定樂章殿內侑食樂章一奏上萬壽之曲奏平定天下之舞其樂章曰四邊靖刮地風二奏仰天恩之曲奏撫安四口之舞高麗舞四人琉球舞四人北番舞四人回回舞四人引舞樂工二人其樂章曰小將軍殿前歡慶豐年渤海令過門子三奏感地德之曲奏車書會同之舞舞士三十四人其樂章曰新水令水仙子四奏民樂生之曲奏表正萬邦之舞舞人樂工六十四人皆執干一小鉞斧一引舞二人其樂章曰慶太平武士歡滾繡毬陣陣羸得勝回小梁州五奏感皇恩之曲奏天命有德之舞舞人用樂工六十四引舞二人皆執紅漆籥雞雞尾其樂章曰慶宣和窄磚兒六奏慶豐年之曲七奏集禎應之曲八奏永皇圖之曲九奏樂太平之曲凡大祀慶成用纓鞭得勝蠻夷隊舞萬壽聖節用九夷進寶隊舞冬至

節用讚聖喜隊舞。正旦節用百戲蓮花盆隊舞。
 東宮宴樂樂章。自一奏至七奏。皆奏百戲承應。一奏喜千春賀聖朝。二
 奏永南山水仙子。三奏桂枝香步蟾宮。四奏初春曉小梁州。五奏乾坤
 泰滿庭芳。六奏昌運頌喜秋風。七奏泰道開沽美酒太平令。
 太祖洪武初。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
 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命同凱等更製樂章。上命
 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今
 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宣洩淫褻之樂。
 悉屏去之。

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年乙卯春正月上。親大祀。遂用
 焉。迎神奏中和之曲。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凝和。初獻奏壽和。武功之舞亞獻
 奏豫和。文德之武終獻奏寧和。文德之武徹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

祭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宣和。初獻奏景和。亞獻終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
 送神奏咸和。

太廟樂章

迎神奏中和。初獻奏壽和。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文德之舞終獻奏豫和。文德之舞徹
 饌奏雍和。

祭先農樂章

迎神奏永和。奠帛奏壽和。初獻奏豫和。亞獻奏安和。終獻奏寧和。徹饌
 奏雍和。送神奏景和。望燎奏泰和。

祭太歲及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樂章

迎神奏保和。奠帛安和。初獻曲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肅和。徹饌奏凝
 和。送神奏雍和。望燎奏寧和。

祀社稷樂章

迎神奏廣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徹饌奏雍和送神奏雍和望座奏時和視學還導駕樂章御鑿歌神歡之曲駕至奉天門陞座樂章曰萬歲樂與朝賀同曰朝天子與朝賀同還官樂章曰萬歲樂祭祀傳制樂章曰萬歲樂俱與朝賀同典祀之曲進春樂與朝賀同頒誥樂與朝賀同開讀樂與朝賀同

樂舞

遼之大樂舞用二十人分四部又有景雲舞慶雲樂舞破陣樂舞承天樂舞

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武舞曰功成治定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武舞曰萬國來同世宗太定十一年加武舞曰四海會

同於是一代制度大備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乃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舞器文舞所執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執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執旌二纛二牙杖二單鼓二單鐸二雙鐸二金鐃二金罇二金鉦二相鼓二雅鼓二親祀與有司攝祭同

元郊祀降神文舞

崇德之舞

乾寧之曲六成昊天上帝位酌獻文舞

崇德之舞

成之曲黃鍾宮一成皇地祇酌獻文舞大呂宮一成太祖位酌獻文舞

黃鍾宮一成亞獻武舞黃鍾宮一成終獻武舞黃鍾宮一成

世祖至元三年八室時享文舞

武定文舞

降神來成之曲九成黃鍾宮三

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鍾羽二成太祖武成太宗文成皇伯考

水赤弼成皇伯考察合帶協成睿宗明成定宗熙成憲宗威成皆文舞
無射宮一成亞獻終獻武舞順成之曲無射宮一成泰定十室樂舞迎
神文舞思成之曲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鍾羽二成
太祖初獻酌獻文舞開成之曲睿宗武成世祖混成裕宗昭成顯宗德
成順宗慶成成宗守成武宗威成仁宗歆成英宗獻成皆無射宮一成
亞獻終獻武舞肅寧之曲無射宮一成

明樂典有云凡文舞雲門咸池大韶在庭阼階之左武舞大夏大濩大
武在庭賓階之右位爲六列施英韶而舞之各有四表表距四步爲節
綴各六十四合用三百八十四人此所以必致諸子而後足也夫樂在
耳爲聲在目爲容而後節奏不忒故先王之制舞也必協於歌焉歌一
曲爲舞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然聲應可聞而不可睹也羽籥干戚
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皆由

耳目聰明心思穎悟均聲之長短合舞之疾徐然後聲容遜和始終有
序而後六樂備矣蓋樂有八音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聲數俱用八
而堂上歌詩者四鼓瑟者四一倡三嘆亦用八人獻奏雖分實相聯絡
羽籥起黃鍾大呂應以姑洗南呂是謂辰酉以南爲南風而夷則中呂
皆爲清角文合於武也干戚起蕤賓函鍾應以無射夾鍾是謂戌卯以
北爲北風而太簇應鍾皆爲流徵武合於文也其於南陰入於陽以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其卽納音與隔八而娶歸衝爲同甲子之於乙
丑壬申之於癸酉庚辰之於辛巳皆金也而甲午乙未壬寅癸卯庚戌
辛亥如之蓋金商音也太師審商而分之也丙子丙午以水至於壬子
壬午以木其娶而同猶甲子甲午也則對待流行始終條理分而必合
成六十音矣大抵陽紀之音角羽在前律陰紀之音商徵在後律必先
角羽並起而後反商下徵則宮常主角往而必返商常主徵離而必合

也。宮雖主角然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商雖主徵然亦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但聲相應則角爲徵。爾角羽所統者琴瑟尚宮也。角之羽者鍾尚羽也。羽之角者石尚角也。還相爲宮。宮一羽一角一十五鼓而五聲之變成焉。季春之月律中姑洗。位辰爲角。日在大梁。位酉爲羽。羽角氣合以歌南風。故大合樂以舞大韶爲主。變起於角。羽從宮。羽水也。徵火也。六府三事是謂九德之歌。九變而角韶徵韶成焉。亦惟舞容合聲以取象耳。然則季秋之月大饗帝律中無射。位戌。牲賓之角也。日在大火。位卯。牲賓之羽也。奏無射歌夾鍾。其必主於舞大武與大司樂掌之以教國子弟。必設官分職焉。樂師教舞。籥師舞羽。司干授器。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人學舍。某合舞將以養老於辟雍也。秋頒學合聲。將以饗帝於明堂也。曰合舞則大合六樂而舞矣。曰合聲則會大樂而歌奏矣。必曰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何也。

六樂之會文武以聲合矣。羽籥九成。干戚六成。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樂官則比叙其所教之人以考其藝之精粗。樂器則展眡其所用之器以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小胥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焉。列與縣俱應則聲容可知矣。至於舞位。四表文武雖同而舞服各異焉。文舞服皮弁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於南表前。二工執旌引前衣冠同之。正立定位堂長歌以咏。於是播鼙導舞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第四表爲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五成爲五變則五物五祇可致。六成爲六變則象物天神可致。更從南頭北向第二表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表爲八成。則地祇皆出矣。又從第三至北表爲九成。則人鬼皆裕矣。武舞服韋弁左執干右執戈。亦分八佾於南表前二

工執旌居前執鐸者左右夾振之次擊鼓以金鐸和之以金鐃節之自一成至六成雖與文舞同然其終也爲兵還振旅之狀廢鐃鳴鐃而舞畢記曰天子冕而總干蓋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而執干戚八佾用萬爲擊刺之容則舞人執干戈何則冕非學士所宜服則玉戚亦非擊刺之所宜用也然則文武之成曷爲異與曰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文舞陽也成以參天武舞陰也成以兩地節序自然之符也曰簫韶九成大武六成而又謂之變者何居曰在樂音謂之變在樂舞謂之成其實一也

武舞士舞士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絲纓青羅生色畫舞鶴花樣窄袖衫白生絹襯衫錦領紅羅銷金大袖罩袍紅羅銷金裙皂生色畫花緣襪白羅銷金汗袴藍青羅銷金緣紅絹擁項紅結子紅絹束帶腰塗金束帶青絲大條錦臂鞞皂皮綠雲頭靴舞師二人冠黃金束髮冠紫絲

纓青羅大袖衫白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絲雲頭皂鞞

文舞士舞士皆冠黑光描金方山冠青絲纓衣素紅羅大袖衫紅生絹襯衫錦領紅羅擁項紅結子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絹襪茶褐鞋舞師二人冠黑漆描金方山冠青絲纓青羅大袖衫紅生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絹襪茶褐鞋

九奏樂器歌四簫六笙二板二文武二舞樂器笙二簫二橫管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大樂器簫四笙四琵琶六箏六篪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四口樂器腰鼓二琵琶二胡琴二篪二頭管二羌笛二簫二水盞一板一武舞器于長三尺五寸上闊一尺下廣六寸朱質上畫雉羽中畫陞龍雲氣戚長三尺五寸朱紅漆柄金裝戚斧文舞器簫長一尺五寸朱紅漆笙竹爲之上開三竅翟長三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上綴雉羽五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條

穿末用紅條結子鷺羽長三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上綴鷺羽五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條穿末垂紅絲結子麾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上懸緋羅長五尺藍青羅額上畫陞龍旌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五彩羽九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條穿末垂紅絲結子翹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白鷺羽九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條穿末垂紅絲結子幢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五彩羅幢五層每層綴五色銷金吹帶末垂紅絲結子

俗部樂

遼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觥終之是夜皇帝宴飲用國樂

金太宗天會四年八月突撚取新樂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謂大

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等知女直醇質之風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飲酒樂于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群臣故老起舞上歌本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諸家人更歌本曲上復續調歌曲極懽而罷二十八年三月萬壽節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上壽上以本國音自度曲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克寧和之盡懽而罷

王氏曰按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

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爾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於是漢樂府絕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叫噪哀促，子女優雜，世俗筵宴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優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技備矣。

古雅樂設宮縣於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改周禮古本以合爲令，夫既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鍾反在其後。七羽黃鍾首應夾鍾，曰中宮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鍾，應黃鍾，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爲七商，黃鍾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鍾，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大戴禮言凡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自製詩易之雅，遂亡。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淮關雎之亂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宣州，燕飲歌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僞爾。儒生侈爲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元

元旦用樂音王隊引隊大禮樂官奏萬年歡之曲二隊婦女隨樂聲進至御前致語奏長春柳之曲三隊四隊五隊與前隊同六隊男子為飛天夜叉之像七隊樂工合奏吉利牙之曲八隊婦女執牡丹花舞唱前曲九隊婦女執花鞞稍子鼓舞唱前曲十隊婦女搖日月金鞞稍子鼓舞唱前曲次男子作五方菩薩梵像搖日月鼓作樂音王菩薩梵像執花鞞稍子鼓齊聲舞前曲一闋樂止次婦女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

天壽節用壽星隊引隊禮官樂工大樂次二隊婦女執圭以次進至御前致語樂作奏長春柳之曲次三隊男子舞蹈次四隊男子執笏執金字福祿牌次五隊男子分執梅竹松椿石同前隊而進次六隊男子為烏鴉之像作飛舞之態七隊樂工奏山荆子帶祇神急之曲次八隊婦女執寶蓋舞唱前曲次九隊婦女執櫻毛日月扇舞唱前曲次十隊婦

女魚鼓簡子執戟次為龜鶴之像男子策龍頭葵杖舞唱前曲一闋樂止次婦女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

朝會用禮樂隊引隊禮官樂工大樂二隊三隊次四隊男子執圭次五隊男子執劈正金斧同前隊而進次六隊童子執香花舞蹈次七隊樂工奏新水令水仙子之曲次八隊婦女執笏歌新水令之曲舞蹈山呼歌水仙子之曲再歌青山口之曲次九隊婦女執孔雀幢舞唱次八人冠鳳翅兜牟披金甲執戟次男子執圭齊舞唱前曲次婦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

說法隊引禮官樂工大樂冠服並同樂音王隊次二隊婦女持數珠進致語奏長春柳之曲次三隊男子舞蹈並同樂音王隊次四隊男子執塵拂從者執令字旗次五隊男子執戟同前隊而進次六隊男子為金翅雕之像舞唱而進次七隊樂工奏金字西番經之曲次八隊婦女執金浮屠白傘蓋舞唱

前曲次九隊婦女執寶蓋舞蹈次十隊婦女執金蓮花次男子披金甲
爲八金剛像次一人爲文殊像執如意一人爲普賢像執西番蓮花一
人爲如來像齊舞唱前曲次婦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
明

漢樂府絲竹更相和但有歌曲清平瑟三調清商曲鏡歌鼓吹曲司馬
相如鳳求凰之類多楚詞體也自是雖有五言與三百篇遠矣魏晉多
題木山子少妃曲之類間有七言如隴上壯士之類若徂風颭起益山
陵之歌則七言絕句也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
有散聲謂之陽關三疊或更作長短句如調笑令菩薩蠻六么河傳等
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脣等詩餘皆可絃歌金元又變爲北曲如正
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
腔填調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曲名雖與宋同而實異者教坊

歌之其譜合四等字與雅樂同今有南戲則變極矣

俗樂二十八調唐人用爲大曲有散序排遍八破殺袞等套數始成一
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令益度曲常態也八破以曲終繁聲得名有兆
亂之讖江南李煜有念家山破尤非美也其歸宿一聲謂之殺如伊州
以凡字殺側商則借尺字殺是也元樂尾聲多以殺名如賺煞十煞之
類多至百餘聲至正末賊將殺戮無禁且興隆笙用九十管果符歷年
程子謂音義氣理相通者此也漢初安世之歌易周房中樂其調皆楚
聲高帝見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然周之曲調漢末猶存晉荀勗
始除鹿鳴四篇別製食舉歌於是周雅盡亡北魏以來多用胡樂至隋
取漢以來樂歌盡入清商曰此周房中遺聲蓋口胡部也漢以俗樂定
雅樂其後漢清商亦士房庶曰古樂與今樂本亦不遠上古世質器與
聲樸後世變焉金石鐘聲也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易之以箏笛笙

匏也攢之以木斗填土也變而爲甌祝敵木也貫之以板凡此皆八音之變也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去其恣憑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哉庶此言雖非窮本之論亦頗知變也已何氏塘曰詩言志今俗樂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和以樂器之聲與歌聲清濁高下相應是謂聲依永俗樂唱曲應以絲竹乃其遺法也此則小成矣若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頌律以齊之如作黃鍾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鍾爲節太簇商亦然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謂律和聲俗樂以合四工尺等字爲板眼如作工字則衆音皆以工爲節尺亦然而從律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則樂乃大成矣

散樂 雜戲

遼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有漢樂府之遺聲因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遂有此樂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聲音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

散樂器 箏箏簫笛笙琵琶五絃箜篌鞀方響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

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與群臣爲格葉戲

聖宗統和元年七月臨潢尹裏袞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擊鞠七年四月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鞠上疏曰臣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立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竊以君臣分戲不免紛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

杖縱橫馳騫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之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宗廟社稷何三不宜書奏帝嘉嘆

十二年十二月高麗進妓樂却之

太平元年十月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戲

興宗景福六年八月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命群臣分朋雙陸以盡懽

金人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熙宗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僚赴起居從之

海陵天德三年正月造燈山於宮中

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為事重法科

世宗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

元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毬藏橛等伎順帝至正三年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獻演牒兒法

鼓吹樂

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鼓吹樂前後鼓吹行則道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

金初鼓吹樂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部其他行幸惟用兩部

□部樂

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暨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明百戲劔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

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
紙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
酒池肉林以饗四□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紙者角其技也兩兩相
當角及伎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獸
從西方來戲於殿庭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
七尺聳躍而出燿焜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
一也蹋鞠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楚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塞外穿
城蹋鞠亦其事也蹴毬蓋始於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
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豈亦蹴鞠之變歟美奈軍戲始於漢館
陶令石耽有賦和帝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美辱之大
中以來美假婦人又美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武之弟善鬪戰
其以顏雖無威於敵每入陣即著面具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
高紐鳳凰安息五案都盧尋撞走丸跳劍戲車山車輿雲動雷跟挂腹
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纂要云梁
有高紐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技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
今之透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不理宗寶祐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十六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著

李 蘅杜若正

秦郵 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蔣以鼎耳鉉閱

史繼尹季陟較

兵考

兵制

宋理宗寶祐五年七月詔諸路閫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借之禁

遼兵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鎔錄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料一斗料袋搭氈傘各一糜馬繩二百尺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鑄

金符魚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番漢臣僚祭神畢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眾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軍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軍為護駕軍又選驍勇三人為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為遠探攔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部量眾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為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通公事

聖宗統和六年十月以宋降卒分置七指揮號聖軍 八年七月改南

京熊軍為神軍 九年正月選宋降卒五百置為宣力軍

興宗重熙十五年六月籍諸路軍 二十年十月括諸道軍籍

蕭韓家奴上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彊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儻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庶卒之家多不能給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斃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戎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者北至臚朐河南至邊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二
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于流沙阻卜望風
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
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地既遠
降附亦衆。嗣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遠人之道
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
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地不已漸至
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爲益
舍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
戍遼邈難卒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
已久正可恩結棄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
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心不至
生釁如此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

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賦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
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
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
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
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游簡驛傳薄賦歛戒奢侈則困者可蘇
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
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
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困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
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
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
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土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
役之道可以復故矣。

天祚帝五年時女直阿骨打爲亂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扈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奴都爲都統樞密學士柴誼爲副將率漢步騎三萬南出江寧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持數日糧期必滅女直後竟無功

天慶七年八月令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屯衛州蒺藜山

金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亭董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步長曰亭董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喜部卒之

數初無定制

太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卒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驚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降卒外籍部族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猛安

太宗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風俗雜揉民情弗便乃罷猛安謀克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五年伐宋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兵民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

熙宗皇統三年六月初置驍毅軍五年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

承襲之制。寔移兵柄于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

海陵天德二年。省併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制正中下之名。但稱爲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正隆元年九月。罷護駕軍。置龍驤虎步軍。四年二月。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少亦不許留侍。五年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九月。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賊盜。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六年四月。遣使徵諸道兵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策武勝威定等爲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隣寇抄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大名續授甲之士還立世宗于東京。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入屯京師。七月。詔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三年五月。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幹亂者爲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初。窩幹旣平。已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至是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亡充甲軍子弟。又爲阿里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于本猛安謀克內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克。五年六月。罷山東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十二年十二月。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克護衛不得過百人。十七年。以西南西北招討司契丹餘黨心素狠戾。復恐生事。他時或有邊隙。不爲我用。令遷于古里古壘部及上京之地。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勅點檢司試諸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三年七月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六年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可以傷人者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二年九月以北邊未寧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四年五月尚書省上更定給發虎符制着於令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籍赴選監當官爲軍任子爲監當者春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軍皆憤慍哀號交愬臺省至衝宰相鹵簿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七月籍亓海等州義軍及脇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乃蠲差稅日支糧二升號決勝軍四年六月山東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八月議凡民丁相聚立此避兵與各巡檢司相依者五十戶以上置砦

長一員百戶增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時以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選爲千戶至陳州前監察御史祁父從益亦爲千戶餘不可勝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臨物議紛然後罷之

哀宗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先設總領分路揀閱因相合併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旣張乃易總領之名爲都尉班在隨朝四品之列必以先嘗秉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以貴重臨之先是都尉統軍者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他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得犒晏名曰忠孝軍又以歸正人過多乃係于忠孝籍中別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軍也又以

親衛馬軍舊時所選未精必加閱試直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爲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步次之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進選終不可用

元太祖太宗滅夏翦金靈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

盡簽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稚長又藉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克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

寸白軍福建之畝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管一二入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憲宗四年初籍新軍六年忽必烈遣沒兒合石詣行在所奏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世祖至元中括獵戶鷹坊戶爲兵十八年二月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二十一年勅宋有刺手軍詔依漢軍籍之母文其手二十二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叅作三十三翼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明初立大都督府皇侄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

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洪熙元年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大同廣西遼東宣府甘肅叅將四人交趾寧夏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爲鎮守獨鎮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者爲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爲總兵次爲副總兵爲叅將爲遊擊

京衛

京衛皆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所統千戶所有正千戶

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所鎮撫五年一廢置之。曰考選軍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人兼數印。凡總領庶務曰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存恤營操守衛皆曰見在管事。選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任之。充管官者亦如之。不足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官有定員功陞日衆視原額增不啻十九。

宣宗宣德七年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王氏曰按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虎賁爲上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曰永清左右曰彭城三衛長陵等七衛爲陵衛並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隸王府。見將軍下留守五衛者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爲留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師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

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

京兵

成祖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景泰中土木變後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時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

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改京營總兵曰總督
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三大營
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
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

王氏曰按國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
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
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
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
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
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
而東南拒倭征苗全籍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
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敝於調發中土及東

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奪宰相權藩
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兆於武德置
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遙爲制方
且不積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
已遂其橫密院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于外徒置使置副
置知院置同知置僉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奚禦金元之
烈本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
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勅
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
萬京師諸道各叅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
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

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于兼互而血脉無不貫通也

戶部主事李夢陽疏言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且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

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官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

國家京衛卒廩視外衛獨豐有室者有口分後議損所值五之一南侍郎黃懋官嘗嘆其冗食故爲裁抑既革口分米應得者又不時給孝陵衛周山等遞留諸操卒圍懋官宅索懋官毆死昇至大中橋縛于坊射之肆掠商民誠意伯劉世延議發賑人一金始散都督密捕山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上曰營卒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戢何在營卒爲首者擒治餘姑賞之竟以周山等三名斬首餘發戍邊五城兵馬指揮司

洪武元年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尋改兵馬指揮司指

揮使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建文元年二月改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永樂元年定為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按今五城兵馬司各指揮一人副指揮五人其屬吏目一人吏六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為之貳吏目受事發行。

禁衛兵

遠御帳親軍有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有屬珊軍地皇后置凡二十萬騎。服心曰皮室精美如珊瑚者曰屬珊

宮衛騎軍太祖以迭刺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幹魯朶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

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馬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銳置之腹心之地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毅宮置在臨漢府長寧宮置在高州永興宮置在游古河側積慶宮置在土河東興聖宮置在女混活直延慶宮置在高州西大和宮置在好水灤永昌宮天祚帝以諸幹魯朶御前承應人及春宣州戶置敦睦宮孝文皇太弟以文獻皇帝承應人及渤海俘建潘岩三州戶置文忠王府天祚帝以諸宮例建。

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提轄司不見蓋闕文也凡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千。

軍職制設北面詳穩司者有左右皮室二軍南北皮室二軍黃皮室軍

屬珊軍舍利軍皆領皇族護衛者也。外有郎君軍、拽刺軍、旗鼓拽刺軍、千拽刺軍、猛拽刺軍、墨離軍、礮手軍、弩手軍、鐵林軍、大鷹軍、鷹軍、鶻軍、鳳軍、龍軍、飛龍軍、虎軍、熊軍、左鐵鷁子軍、右鐵鷁子軍、龍衛軍、威勝軍、天雲軍、特蒲軍、三剋九剋等軍。有事則領以大元帥、都元帥，或便宜元帥，又或自將焉。其南面諸衛軍，有親衛、勳衛、翊衛、左右衛、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羽林衛、左右龍虎軍、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軍。又有侍衛親軍、侍衛控鶴侍衛、漢軍、四軍、歸聖宣力、四捷、天聖等軍，皆在京城內。走卒曰拽刺、金禁軍之制，本于合扎謀克。合扎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遠王、宗幹、秦皇、宗幹之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統之。舊嘗選諸軍之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後于侍衛。

親軍四猛安內

前云太祖遠王秦王猛安凡三
今云四猛安豈太祖兩猛安耶

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

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衛，所謂從駕軍也。騎兵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置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大定初，親軍置四千人，改防城軍，為武衛軍，掌京師巡捕。二十二年，省親軍為三千五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舉司，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二十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可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者充軍。承安四年，增為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又增簽弩手千人。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箭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朶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射者。猛安謀克以各上

兵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備出入者也。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爲四怯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於是禁軍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纊隸列宮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壓軍。

世祖中統二年初設控鶴五百四人，以劉德爲軍使領之。

至元八年七月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十三年六月命征東元帥府選襄陽生勝軍五百克侍衛軍。

十五年五月選江南銳軍爲侍衛親軍。

十六年詔選南軍精銳者二萬人充侍衛軍，併發其家赴京師。

十二月增置宿衛，凡宿衛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木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其他預怯薛

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于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曰扎里赤爲天子主文使者曰必闌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兒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濶端赤司閽曰八刺哈赤掌酒者曰答刺赤典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右兒赤牧駱駝者曰帖反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反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爲尤親信者也然四怯薛反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朶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大費每弊於此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樞密臣言先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位皇太子謂諸臣等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選漢軍萬人別主一衛帝以爲然

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知奈何完澤曰實不慮及此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明太祖洪武甲辰設供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南鎮撫司兼管軍匠後添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獄

王氏曰按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永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爲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東廠之設二流並事鎮撫徑奏不由堂勘上直巡綽親軍相兼奉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批文稽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北鎮撫非祖宗之舊乃置衛後之添設十司者卽十百戶所司五所各有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鑾上五司尤親而

重之蓋其爲上殿司弓箭而下則已畧云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專業直駕侍衛巡捕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永樂後任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爲異二鎮撫司專理刑名洪武制不得用叅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庭尉之評亦未嘗得而撓之也弘治間令法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卽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錦衣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使得持衡之體按緝捕爲陞綬朝廷之有親軍稽不軌大事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邏職以國初事勞甚簡天順後門達袁斌朱冀等提督尚以十數爲率奏請一次正德間葉廣趙鑒東廠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一年奏請四次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矣

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擎蓋扇上

旌旗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分領將軍校尉上中上左上
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
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督領之

霍韜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地也復使之兼
刑獄不亦甚乎夫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橫撓之越介
冑之職侵刀筆之權甚非所以養氣節也昔光武崇高節名義之士
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法不加於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
世今江西事變死者不過四人而已而猶不知所以養之可乎士夫
有罪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
清班暮幽汗獄則氣由此折盡矣雖或察其情而恕之使復披冠帶
然武夫悍卒得以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有志
之士不甘自汗此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昔漢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刑戮僉謂聖上盛德顧肯讓文
帝乎自今乞令錦衣衛勿治刑獄東廠勿預朝儀士夫有罪宜謫則
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
以激勵節義此於世教甚非小補蓋救人心振士風之至切者也

鄉兵

宋理宗時知漢陽幹奏言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竊以
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於人心渙散而無
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提防密而姦宄
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自肆後世
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
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
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為

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為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為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為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為荒政舉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口未入境嘯呼成羣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于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于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

河北河東強壯 理宗端平元年十二月知郴州林汝浹奏于兩河招刺強壯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荆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洞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岩險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其後荆南歸峽鼎郴衡桂陽亦置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免土丁弩手致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為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援太原敗亡于敵存者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罷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淳熙中勅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為

省計有司雖募人為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
憚點集甚患苦之湖南鄉兵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
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京西路騎軍之額
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為
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
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為四十四指揮總一
萬二千三百人

萬弩手 熙寧末始朔

邕州溪峒壯丁 淳祐間李曾伯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
畫一則曰戡約溪峒二則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
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者檢點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
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今借置關險糾

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
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
事端為慮今官司戡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亦
可稍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
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
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
也况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
隣境異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
之自備器糧資費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壯丁之力此
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近略檢照邕宜融三
州溪峒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
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

溪洞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大率出于省地者，以家業克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鬥，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石寢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有一所施為，未免卽生疑愕。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疆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都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剴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義士 沈作賓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有使臣故海盜也。使招誘其黨寇勉之，又置義士壯士，衣糧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于海道，不警市井無譁。

民兵 嘉定間，趙范知揚州，務修軍政，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時許應龍曰：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况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爲之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爲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李抱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蓋可考也。

爲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勵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
要必有法蠲其力役而使之安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
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
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效力
是以雖有兵民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
之際爲之分別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
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既失其心則警急曷
望其助知此數弊爲之處置則孰不樂爲吾用比者官軍間有敗衄
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又習戰鬪使之戍
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權宜之
長策也

保勝軍 理宗淳祐四年七月詔江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五千人

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山水寨 孝宗隆興元年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量補官
資專一哀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守禦荆襄邊郡
亦置 理宗淳祐三年六月資政殿學士知温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
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時李明復奏曰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
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糧
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爲慮蓋甚悉也
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邊帥欲築城以爲守而家計寨
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
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
險者爲之而山寨則爲數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

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謂家計寨宜復其舊者此也

義勇 紹興中大抵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荆南守曹威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

忠勇 理宗紹定詔凡忠勇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有子才藝異衆者令赴樞密院審視錄用之

時李明復奏曰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弓箭手刺爲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中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爲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之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義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爲五州計爲西蜀計也

忠義 嘉定八年命利州路安撫司招刺忠義人。十一年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許應龍奏曰。夫紆一時之急者。不得不爲權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爲強本之計。賴忠義之人。以紆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乎。練官軍以防後日之患。豈非強本之計乎。官軍振則根本強。根本強則忠義之人。可以爲吾之助。而不能爲吾之患。此亦漢以南北軍相制之遺意。苟以其脆弱難用。不加勸勵。而攘却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萬一恃強而驕蹇。挾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譁乎。忠義之人。彼方有功於我。猶賴以爲犄角之助。則亦惟區處調伏使之。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虞耳。所謂區處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贍之以缺額。官兵之廩。使之歡忻感戴。樂爲吾用。而吾之兵威。又足以鎮服其心。則亦庶乎其可也。吁。忠義若可慮也。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

難用也。而有以勵之。則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必有以任其責者乎。

鎮淮 淳祐十年十月。詔准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團結耕屯衛漸。以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子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

忠衛軍 景定初。孫子秀以浙西提刑。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賞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寨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遼有大首領。部族軍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藉皇府。國有戎政。量出三五千騎。留餘兵爲部族根本。

太子軍 偉王軍 永康王軍 子越王軍 麻答軍 五押軍
衆部族軍分隸南北府守衛四邊。各有司存。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從官帳曰奚王府部鎮南境曰五院部六院部東北路招討司曰
烏隗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遙里部伯德部奧里部南尅部北尅部圖
盧部木者遼魯號部河西部西北路招討司曰突呂不部奧衍女直
部室韋部西南路招討司曰溫刺部烏古刺部涅刺越兀部梅古悉
部頡的部匿訖唐古部鶴刺唐古部黃龍府部部署司曰隗衍突厥
部奧衍突厥部北唐古部五國部

烏古敵烈統軍司曰迭魯敵烈部成隗烏古部曰北敵烈部南府凡
一十六部曰鎮註西南境曰乙室部西南路招討司曰品部迭達迭
刺部品達魯號部乙典女直部

西北路招討司曰楮特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達馬鼻古德部東北路
女真兵馬司曰乙室奧隗部東京都部署司曰楮特奧隗部竊瓜部
稍瓦部曷木部戊倒塔嶺曰訛僕括部屯駐本境曰撒里葛部南唐

古部薛特部

五京鄉兵

上京臨潢府 東京遼陽府 南京析律府 西京大同府 中京
大定府

已上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六萬七千三百

邊境戍兵

東京至鴨綠西北峰爲界黃龍府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
來遠城宣義軍營八太子營大營蒲州營新營加陀營王海城柳
白營沃野營 神虎軍城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此東境戍兵所
以備高麗女直等國也

金太祖收國元年五月詔遼東京州縣及南路降者置猛安謀克一如

本朝之制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和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遙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書張那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

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紮軍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其他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許魯部族孛勃本部族數皆稱自西北西南二路之紮軍曰蘇謨典紮曰耶刺都紮曰骨典紮曰唐古紮曰霞馬紮曰木典紮曰萌

骨紮曰咩紮曰胡都紮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與曰婆速曰恤煩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領之

渤海軍 渤海八猛安之軍也

奚軍 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山西分遷河東漢軍 大定時所置有事則簽取于民無事或亦放免

中都永固軍 大定時所置

鎮防軍 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

西北分番屯戍軍

西北永屯軍 初太祖收國二年四月詔以婁室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爲萬戶領之世宗大定五年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

萬人留戍餘併放還章宗成安三年八月命護衛右和尚爲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

西北路驅軍 金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秦州者

邊鋪軍 守河南陝西邊界者

三虞侯順德軍 守河東邊界者

諸路効節軍 章宗所置掌司弓手者

河南陝西弩手軍 宣宗興定二年選募賜號威勇

諸路射糧軍 募民爲之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中以兼充雜役者

牢城軍 嘗爲竊盜者以充防禦之役

十兵 司警捕之事

長勝軍 天會間郭藥師所統而降者皆遼水側人也以鄉土歸金皆

愁怨思歸宗望令罷還正隆又嘗罷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之號

義軍 貞祐二年古里甲石倫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

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延安鄜華熙涇穎蔡隴秦河海壽唐商泚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環葭澳寧邊東勝淨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益都京兆太原臨洮臨潢置泰撫蓋及宣宗南遷亂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備不給腴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至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然初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

行樞密及帥府往往弊匿強壯驅羸弱死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又設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色而已故劉祁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或有強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閭里嗟怨盈于道路

養兵之法

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士每歲當支一千萬貫官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于官民戶此軍須錢由始也時言者有河南山東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弓手于民間驗物力均敷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軍省具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吏錢仍舊四年六月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見在如實飲用則具疏以聞十年四月命德

順州建營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

史臣曰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將部伍保落枝多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創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効力而守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旣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密簽軍募軍兼採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人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常策在于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旣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忌卒

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鏗裂將帥携離兵卒驕惰迫其亡也忠
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
見可恃之勢豈非自壞其家法所致與

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
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
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
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
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
勢遂至于不可爲矣

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
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

世祖中統三年九月詔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與董文炳會議兵民
籍每十戶惟取其二充武衛軍 至元十一年六月勅合荅選部下蒙
古軍五千人與漢軍分戍沿江堡隘爲使傳往來之衛 二十二年令
福建黃華畬軍有恒產者爲民無恒產與妻子編守城軍

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戍爲
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文宗天曆元年冬十月罷內郡及行省兵
順帝至正十年冬十月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立兵馬司以掌
防禦遂置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四兵馬司 十四年立南陽鄧州等處
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是年
立淮東等處宣慰司置司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
兵 又置大兵農司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 十七年十一月詔
天下團結義兵

胡粹中曰兵貴精不貴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團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果毅軍 至正乙未秋杭破越民結義固守號曰果毅

時御史大夫拜住哥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

吳良佐華亭人好學有才氣至正兵起總帥與語大悅版授華亭尹辭請以白衣議事帥賢之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數千家

明制

都司

洪武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爲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其屬經歷一人都事一人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

司獄一人凡都使並流官或得世官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選軍政而廢置之使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朝廷吉凶之禮視布政司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爲之貳斷事理刑獄副斷事爲之貳吏目從之司獄守獄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

京衛 外衛

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

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各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衛鎮撫二人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有衛學者教授一人訓導一人

各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管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隸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軍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京操巡捕出哨備禦軍器漕運諸雜務曰見任管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操凡撥軍補軍替軍選軍募軍並統於掌印凡城池時葺浚之度其財力軍十三民十七鎮撫掌刑獄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之軍民指揮使司亦如之

宣德元年八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

而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國朝有抽丁之說蓋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兵之取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族積之百九十年後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効緩而功倍召募責辦于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于旦夕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筮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

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効，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蟻
虱于道，途戈鋌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疫，馬踏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
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賈怨，弱者惑于守常。夫莫非
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國家之永制也。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
民不可以爲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
也。卽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
清勾召募，而日不足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
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
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
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十
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
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

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
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者，不旣
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
于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
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
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
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
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
耗伍充矣。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
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
堡不守矣，使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
乘城則愧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愧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金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卽家塞上者給金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幾哉

邊兵

邊兵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菽園雜記云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兵壯則入伍老則歸農卽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也使當

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法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而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崔銑著論曰舊制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釀出一人分爲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善鬪之徒令之雇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棟拔悍勁操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伍鄉一長平居譏察逋竄小警結團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

土兵

正統十四年九月景皇帝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於此

成化二年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請延安之綏德府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

王氏曰按胡公所請亦土兵也竊觀近來以兵不足遂調兵或募兵所過騷擾民不勝害且於地方無室家之念多不肯出死力擊賊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守城池亦彷彿土兵也顧名在而實廢者多矣倘各處精選勇壯者僉補加意操練則不惟藉以防守而緩急亦可得用其亦土兵之遺意乎王材申教錄曰農夫終歲勤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所之兵無所事敵挑揀之議一出于口則怨望囂然且軍職傲睨執祖宗之制以相懾噫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爲養老周羸助嬉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悅苟安旦夕而已哉

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刑科給事中鄭明選奏策倭六事

一曰鎮要地夫鎮江當南京之衝號曰京口倭來必抵鎮江然後洎

馳是京師之咽喉也。有如倭據鎮江，不移漏刻，可達石頭城，則南京不利。又以兵橫截江口，塞我糧道，則京師亦不利。如此則南京之受害也。會典舊總兵官住札鎮江，後改總兵移住金山衛，又移住吳淞。若倭由吳淞來，我能逆之，毋令前進，豈不甚快。萬一不戒，倭得闖鎮江，非大師重兵，則權輕力少，不足應急。臣請仍設總兵官鎮之，以固要地。

二曰補水兵。臣按南京故無水兵，自萬曆二十年立水陸兩營，兵各三千人。今水兵存者二千餘人，近以朝鮮急應調去矣。臣謂其調也宜去，其去也宜補。

三曰復浦口之城守。夫南京以浦口爲屏翰，猶京師之通州也。浦故有城北枕浦，山南俯大江。臣按浦口之地，店民幾百萬，有三倉焉。大約穀二十萬石者，寇至無城，是推民受敵而齎穀藉盜也。臣聞先年

議復故城，計費得五萬金，重惜其費，旋議旋徹，計不能成。復置水兵五百守之，毋徒恃此營軍爲也。

四曰造戰艦。夫舟以載兵，兵以運舟，兩相用也。募兵無船，是將徒涉而戰乎。請急造戰艦，令諸水兵以時出江，察水勢淺深，廣狹險夷之處。

五曰勘伏場。臣聞南京故有伏場三十六處，南有石子岡營，東南有東山營，東有仙鶴觀營，北有江心營。春秋練兵畢，各令營官分道揚兵，以杜竊發。夫設伏者，兵家之奇也。古之名將，往往用之。間倭奴至，獲常以伏取勝。我乃徒設以正兵當之，是彼顧知兵，我顧貿貿也。請令查勘諸場所，在某地可通何路，某路可騎，某地可步，某地可瞭觀，某地可設伏。春秋揚兵，略倣故事，變通之。

六曰安置新舊兵之難說者。曰新兵誠當募，有時舊兵南還，將撤舊

兵乎。撤新兵乎。臣又應之曰：新舊兵皆無撤也。水陸兵兩營額當六千人，今不滿五千矣。浦口要地也，水兵纔五百人，尚少。請與新兵約平倭之後，以爾三分之一，以三分之一為水兵，以三分之一為陸兵，各足原額三千人數。又以三分之一增為浦口水兵，如所餘之數而止。夫為陸兵與為水兵均也，為浦口水兵與為本營水兵亦均也。彼必聽命而舊兵還聽本營新舊並用，何撤何怨。

教閱

明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時張士誠據兩淮未下，太祖議征討，遂棟將士更制編伍，命鎮撫居明領之分隊習戰。

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教場。

在都城外南二里

小教場。

在國子監之右，至望皇城迤西。

永樂間設神機營。

在大教場右。

浦子口。

在大江之北。

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

在定遠縣東二十里。

時雖遷都于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皆轄于兵部。

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國初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又有十二營管隨駕擺列馬隊官軍、圍子手營、管操練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幼官舍人營、管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營、管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皆五軍之支分也。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一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分五軍，一管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監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官軍尚直官軍一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又有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官軍。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後永樂因征交趾得其神機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火箭之法遂立神機營亦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等官管操演神銃神炮等項火器又有五千下者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謂之譚家馬者卽此亦另置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

按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管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住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爲長圍各周二十里樵採皆不得出圍外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者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本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開始間用內臣而神機火器則特命內臣監之曰管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皆于都指揮內推遷又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

永樂遷都又于中都太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謫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

洪武十六年癸亥令天下衛所選善射者十之一於農隙月輪班赴京較試不中者指揮千百戶有罰各邊軍士就于本衛較射

宣德元年丙午調河南山東太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揚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曰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共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五分之一居中四者寄四隅爲

遊兵出奇而正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一相犄角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帥相機調遣。聽于中軍主將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選兵練兵法載于經略書者頗可采用。今錄于左。

選兵之法。市井遊惰之人不可用。花鎗花刀之藝不可用。年踰四十者不可用。偏見執拗者不可用。奸爲高論者不可用。面白膽小者不可用。衙門積年放刁玩法之人不可用。當取膂力強壯肉實筋粗目有精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福氣。而年又在三十上下者方可用也。

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篤戰則情

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斷斷乎取敗。此向來之宿痼也。

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何爲練膽。有所畏有所恃是也。信賞必罰。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灰其退走之心。是之謂有所畏也。聯屬隊伍有法。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也。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閩之牌。鉞處之篋。筭五兵相衛。可以必勝。烏銃乃今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窮。刀鎗藤牌最利禦敵。務期精熟。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練陣。陣欲踈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秘法。而又習疊陣法。番休迭上。否則密陣而戰。反踈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非大班散回之謂。乃逐隊

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爲敵所乘，不可以不戒。其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則擊刺，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雜而不可亂。乃善。何謂練地？善將兵者，過山卽習登躡之法，過水卽習涉行之法，過街衢卽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卽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塍卽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置嚮導畫圖，哨探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平日曾慣，任重遠行之態。常常各帶雨傘一把，青布傘袋一條，筋一雙，漆碗一隻，備渴鹽梅茶或酒一小竹筒。每隊共置鍋一口，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擅離隊伍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饑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此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八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糟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之敵，愾安在其能制勝也。

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古人收兵不苟，其行陣中常有遠巷戰，酣欲罷則逐隊相間而抽，常存一半與賊對立一半，逐漸縮退若干步而止，俟對立者抽回乃又退縮，若一齊回身轉步背賊而走，豈不招敵追襲乎？此在陣退兵之

分合

水戰校閱

宋理宗紹定三年十一月殿前司奏乞撥本司一千人令嘉興府招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趨捷之人試驗刺充激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五年五月趙葵言諸州江防極爲疎陋乞下沿江制司造輕捷戰船創遊擊軍強壯三萬人分布新船以備緩急從之 七年二月詔淮西安撫司造舩艫船

陳止齋舟師水戰策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夫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

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籍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毆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僅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賴以得志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筭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筭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按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有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他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舟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鮮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于官而調之民是

亦所謂取辦倉卒間且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旣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則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岳出討大集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間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檄發之常州縣有泛輿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

推調影射難詰其罪難責其償

按江海禦敵豈無取勝之法歟曰有闔船力不闔人力此勝之之法也如遇賊舟之小者則以吾大舟犁而沉之遇賊舟之大者則使調戢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當前衝敵者一舟之人皆賞觀望不應拔者一舟之人皆戮其賞其戮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爲重此戰之之法也其在平日也置船於陸地上集水兵演而教之兵械火器如何而設施金鼓旗幟如何而照會前後左右如何而列哨饑飽勞逸如何而更代晝夜風雨如何而防守山島沙磧如何而收泊號令約束如何而轉報習之於平陸用之於江海此操之之法也海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舟易散而難聚且逐潮勢而行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爲主潮湧風微則以潮爲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兵士竚立且難况戰乎

亦有風不甚猛可以戰時而怒濤爲雪兩舟相擊卽碎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也今人皆傳海戰利用火箭與銃砲弓弩殆非也火箭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不可焚風急則火亦灰熄皆無益也銃砲弓矢因舟蕩漾發去無准皆虛送於浪中鎗靶之類亦無所用惟鏢鎗鈹鏢鈹三件舟在上風者以鏢鈹鈹住下風之舟以鈹鎗鈹扯賊人之足以鏢鎗鏢射賊人之身胥爲有用之器

唐順之曰制賊小船衝突之說灘淺處多釘暗樁薄皮船過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每夜各水軍編定福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一夜給與銀一兩使看賊動靜雖月黑之夜若抬船撐船未必無一把兩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于大船趕賊不上也月明之夜則斗上繼悉必見正與彼四層望樓是對手至于小船叭喇唬八槳船宜多置銃手火器既多賊來便死打又有望斗內人先報動靜不患于小船制賊不下也

海船論

或問海洋戰艘何者爲善曰各有所宜也北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蓋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戩使鬪風不畏滾塗浪且北洋可拋鐵猫故利用沙船也閩浙遠洋寥邈空闊風濤常拍天廣福蒼山鐵之類重而底尖可以破浪且南洋可下木錠故利用廣福船也曰然則吳淞白茆福山等港但說沙船可矣奚爲而設福蒼船也曰賊舟有大有小遇賊小舟以吾沙船足矣若遇大舟而亦以沙船禦之其傍甚卑易躍而登短兵相接勝負叵測夫豈可恃也福船凌風駕濤頃刻千里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大者卽碎小者卽犁闢船力

不闢人力可立而勝也。福船有三種。上焉者謂之大福船。其高如城，敵難仰攻。但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其次者為之海滄。畧小於福船，水七八尺，風小可動，但其功力非福船比。又次者謂之草撇。乃福船之小者。皆福船也。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福人不能駕，故以福人操舟而雜用沙民，以為嚮導。且學習之所謂設福船者如此，非盡用大福船也。蒼山鐵不能犁沉賊舟，但可以撈首級，其傍多櫓，追賊裏海亦甚便易。八槳船惟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

馬政

宋理宗時守漢陽黃幹奏曰：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頽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

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為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猝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

遼初太祖為迭烈府夷離董也，徵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萬餘。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獲馬二十餘。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筭。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車萬餘匹，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群，太保尚書猶言郡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女直萬匹，直不古等國萬匹，阻卜及吾獨婉惕隱各二萬匹。西夏百韋各三百匹，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滿奴里鉄驪等諸部三百匹，仍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党項馬鬻于夏以故畜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每群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于雄霸隙地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群牧私賣日多田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善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此遼馬政之大略也

金海陵天德間置廸河幹朶幹里保蒲速幹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因遠舊名擇無蚊蚋美水草之地各設官以治之又于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群子分牧馬馳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

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馳九十而已

正隆四年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世宗大定元年七月大括天下羸馬

時置牧所有七曰特蒲忒蒲幹觀只蒲速椀廝里本合魯椀耶盧椀其廝里本後改名烏魯古蕃言息也

王氏曰按金制羣牧官三周歲爲滿所牧之畜以十爲率馳增二頭馬增二匹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馬百死十五匹者及能徵前官所虧三分爲率能盡徵及徵二分半以上爲上等陞一品馳增一馬牛增二羊增三大馬百死二十五徵前官所虧二分半以上爲中等約量陞除馳不增馬牛增一羊增二大馬百死三十徵虧

一分以上爲下等。依本等除餘畜皆依原數。而大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五年制馬牛羊虧原數十之一。乘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決四十。若駝馬牛羊虧元數一分。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備伯牙折連怯呆兒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其印有兵古貶古關小川月思古幹樂等名。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及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久病死者三州令牧人

償大牧馬一。二則償二歲馬一。一則償牝羊。其無馬者以羊駝牛折納。太廟祀事暨諸寺影堂用乳酪則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健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羶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旣至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醞都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以小稻充。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醞都如前之數。而馬四之一。謂之粗乳。芻粟每旬取給於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廐閱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醞都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越五年盡以與守山陵使者。凡御位下正宮位下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番耽羅雲南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占城蘆州河西亦奚卜薛和林幹難怯魯連阿刺忽馬乞哈刺木連亦
乞里思亦思渾察成海阿察脫不罕柝連怯呆兒等處草地內及江南
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驃騾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
千戶百戶等名目

明高皇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
四裔市馬而降彝土日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
爲幣自是馬漸充實互市之詳皆計於後

洪武七年納溪白渡等司進鹽所易馬凡二百五十匹命典牧所收牧
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各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
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鉄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

十一年兵部奏市馬之數秦河二州及慶遠順龍茶鹽馬司所易馬六
百八十六匹

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當責其
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
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

時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
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

宣德八年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
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
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馬民戶牧養從之

太僕寺孳牧

凡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一提調牧養孳生馬騾驢牛其
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每騾馬歲該生駒一匹若
人戶不行用心孳牧致有虧欠倒死就便着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每遇年終比較或羣監官員怠惰或人戶奸頑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

民間孳牧

洪武二十八年革羣監官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一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凡兒馬一匹配騾馬四匹爲一羣立羣頭一人五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驟駒每二年納駒一匹。

軍衛孳牧

凡在京在外衛所俱有孳牧馬匹以給官軍騎操之用在京及南北直隸衛所屬兩京太僕寺在外屬各該行太僕寺苑馬寺及都司委官提督每衛委指揮一員所千百戶一員專管孳牧其搭配科駒起解比較

等項悉照民間事例

印俵

凡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其孳生及賠納馬駒應交俵者印訖差官照依地方日期將空閒增出人丁俵散領養造冊具奏各處印中備用馬匹徑解本部發太僕寺交納以憑俵散凡孳生馬駒在洪武舊例江南馬每年三月初一日赴南京牧馬千戶所印俵江北馬每年三月十五日赴南京太僕寺印俵俱用云字小印俵散作種者用大印給軍騎操者再用云字印

市買

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降金牌信符賜番族以防詐僞每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

永樂中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立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

軍器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南路軍功司請禁契丹奚漢人挾兵。

海陵正隆四年四月。詔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中原。時所賦軍器財用。並賦于民。箭翎一尺。至于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餉。革至于烏鵲狗。統無不被害者。

章宗永安二年九月。始置軍器監。掌治戎器。班少府監下。設兵坊利器二署隸焉。

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制品官納弓箭之令。丁憂致仕者免。

哀宗奔歸德時。初患砲少。或以泥。或以磚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葦。圃中云有石砲。是唐張巡所置。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甚喜用之。

時官奴嘗以火鎗破敵。其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諸實以柳灰。鉄汁。磁末。硫磺。砒。硝。之屬。以繩繫鎗端。軍士各懸小鐵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鎗前丈餘。藥盡而筒不盡。元兵不能支。大潰。

元世祖中統二年七月。命總管王清製神臂弓。柱子弓。

九年十一月。回回亦思馬因創造巨砲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十年正月。置軍器永盈二庫。分典弓矢甲冑。

二十五年七月。命六衛造兵器。歲以鎧仗上供。其精者有西域礮摺疊。

弩有十五稍九稍七稍五稍三稍六等砲又有神鳳弩射八百餘步
明初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委官監督
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赴內府收貯支給

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三面木板闊二丈二尺高六
尺彩畫飛虎獸面上開小窓下三面各留銃眼
嘉靖二十一年題准行兩廣選取強弩藥箭巧匠令軍器局督造發邊
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其銅鐵手把銃碗口銃邊
關奏討及添造必須鎮守巡撫等官公同會議該用數目明白奏准鑄
造給用

丘文莊公曰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遶石而飛之致遠爾
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
字也其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爆竹然也

今礮之制用銅或鉄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
一線用藥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
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鉄爲矢鏃以火
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火卽至以永樂中平南交交
人所制者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
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天助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
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
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
得志于四方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
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
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
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

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健。目疾者。專司持旗。其三四人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卽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謂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北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旣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北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枝已斃之于百步外矣。

初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盡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藏之武庫。每歲神機營軍演習。奇名異狀。人多不識其用。不啻數百種而言也。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魯聞之。叅將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

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按火攻法。二三十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行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北騎薄都門。京軍隨駕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敵死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如愚見。治世右文。亂世右武。邇來歲受兵患。詎可以平世例論哉。凡識火攻者。軍門宥私習之罪。募而用之。仍嚴焔硝下海之禁。區區海寇觸吾者。碎犯吾者。焦有不談笑而蕩滅也哉。善戰者形人而我無形。明乎此。則兵不血刃而億萬人悉爲吾所降服。不明乎此。則荷戈執戟之士。棄仗而走。反資敵矣。是故兵器也者。謂其爲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可。

火器論

兵家器械甚多。有宜於山戰者。有宜於陸戰者。有宜於水戰者。如武經總要所載是也。要之利於今日海戰者。無踰於火器。其名雖有二三百種。而海船得用。亦惟噴筒。火藥桶二者。蓋噴筒所及。有一百五十步之遠。橫占丈餘。火藥桶拋入賊舟。賊一時不知取而視之內。火發矣。未發之先。水不及沃。臨發之際。人不能救。觸之者碎。犯之者死。故敵舟離遠。則用噴筒。敵舟相逼。則用火藥桶。此二者皆海船利器。今日禦寇之切要也。

或問我以火攻敵。使敵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敵。全靠舵工得人。持舵得法。我常奪據上風。則敵之火攻。將爲風所驅。而反攻之矣。大抵火攻之法。須先自爲水備。假如一舟五十人。但用十人持火器。其四十人俱執水斗水桶。遇敵火攻。羣手傾水滅之。烏能焚我耶。或又曰。設使我用火攻。而敵知水備如之何。曰。敵若知備。則雖不能

焚敵。敵亦必救火而亂矣。我乘其亂而擊之。豈不勝也哉。

王氏曰。按接濟硝磺沿海通弊。所謂籍寇以兵。兵家大蠹。彼硝戶既嗜奸民之厚直。而奸民又餌外口之重利。則硝出之。民法將焉禁。必欲設法其禁私煎乎。蓋硝與鹽同功異用。硝之在軍需者爲多。民間所用。幾何若通行天下。收煎戶籍之于官。開煎局。委以良吏。民間所需。不過斤以上耳。價納官。賣積爲軍儲。則民無私煎。典有明禁。不尤補於軍政之實用乎。

總論軍器

國朝偃武已久。民不知兵。倏遇彝。遂若強敵。不知中國武藝。不可勝紀。古始以來。各有專門秘法。散之四方。若召募得人。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卽刀法一藝。且不足以當我。况其他乎。試舉其略言之。如使鎗之家十七。曰楊家三十六路花鎗。其分出者曰大閃干。曰小閃干。曰大六合。曰小六合。曰穿心六。

合日推紅六合日埋伏六合日邊欄六合日大封臂日小封臂日馬家鎗上十八盤中十八盤下十八盤日金家鎗

日張飛神鎗日五顯神鎗花鎗十一勢日拐突鎗日拐刀鎗日錐鎗日梭

鎗日槌鎗日大寧筆鎗日拒馬鎗日搗馬突鎗日峩嶺鎗日沙家十

八下倒手千子日紫金鏢日地舌鎗使刀之家十五日偃月刀三十刀

法日雙刀日鈎刀陰手日手刀日鋸刀日掉刀日太平刀日定戎刀

日朝天刀日開天刀日開陣刀日劃陣刀日偏刀日車刀日七首使

劍之家六日馬明王日先主日卞莊日王聚日馬超日邊掣厚身

身使弓弩十家十四日邊箭日兩廣藥箭日火箭日神機箭日楊家

箭上搭中搭下搭日馬家箭分中磨旗穿心推紅又有馬上未秋日神箭袖彈日手弩日諸葛

弩機動而弦自張一發四矢日連環弩日雙弓床弩日三弓床弩日打牲弩使棍

之家三十有一日左少林日右少林日大巡海夜叉日小巡海夜叉

少林夜叉有前中後三堂之殊單手夜叉也中堂陰手夜叉也類刀法後堂夾鎗帶棒日大火林日小火林日

通虛孫張家棍日觀音大鬧南海神棍日稍子棍日連環棍日雙頭

日陰手短棍十二路日雪棒搜山棍日大八棒風磨日小八棒風磨日

二郎棒日五郎棒日十八下狼牙棒日趙太祖騰蛇棒日安猴孫家

棒日大六棒緊纏身日十八面埋伏紫薇山條子日左手條子日石

手條子日邊欄條子日雪搽柳條子日跨虎條子日滾手條子日賀

屠鈎杆日西山等家硬單頭使雜器之家十日鐵鞭日夾棒日單手

燥鐵鏈子日蒺藜筭頭日金剛圈日鍔掌鐵尺日呂公拐子日剛叉

日狼筈日鑣使鈿之家五日雄牛出陣鈿日山門七埋伏鈿日番王

倒角鈿日直行虎鈿日稍欄跟進鈿使馬上器械之家十六日鞭日

鍊日鑢日鎚日流星日鎖虎口日馬叉上帶使流星鞭日雙舞劍日

雙刀日馬叉日天平鏢日天方基日鎗日關刀日斬馬刀日月鎗使

拳格兵器之家十一日趙家拳趙太祖神拳三十六勢蕪湖下西州二十四勢抹陵關打韓童掌拳六路

曰南拳似風似蔽似進曰北拳供看拳曰西家拳六路曰温家鈎掛拳

十二路曰孫家披掛拳四路曰張飛神拳四路曰霸王拳七路曰猴拳三十路曰

童子拜觀音神拳五十路曰九滾十八跌打搥拿又有眠張短打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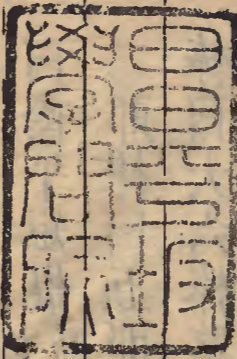
九內紅八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

解法一百三十教師相傳各臻妙際為將者擇兵士資之所近心之

所好而教之或專習一藝或兼習羣藝藝超於百人者推為百人之

師超千人者推為千人之師超萬人者推為萬人之師有不戰戰必

勝矣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十六終

文化甲戌

